

最是乡村年味浓

◎陈利生

乡村的步子只要迈进腊月的门槛,浓浓的年味便溢满每一个角落,到处弥漫着欢畅的气氛。

那些归巢的倦鸟,大地上最温暖的足音,年关边总会留在我们的耳畔踏响。回家的人啊,你们是最幸福的人,因为你们有故乡,有亲情在村庄流淌。

村口,也多了一些期盼的人。乡亲们期盼着那些在外打工的儿女、上学的儿女,或者多年客居在外、准备回老家过年的亲人。这不,炊烟早已从老家屋顶扶摇而上,那口土灶里的柴草早已噼噼啪啪地为你烧旺……

记得哪位作家说过,袅袅的炊烟,是最美的家书。说得多好啊。因为母亲终日侍弄炊烟,炊烟就是飘荡在游子心头那份久违的亲情,就是浪迹天涯的终点。老家的炊烟犹如一方轻柔的手帕,是母亲的缕缕白发,是亲人踮得高高的脚跟啊!有什么能比得上炊烟?游子看见炊烟,就有了歇息的释然,有了炊烟,家就不再遥远。

年关边,最忙的也许是女人。她们要为全家人准备过年的穿和吃。女人,是乡村里开放的茶花,鲜艳着,热闹着。打年糕、做豆腐之类的活大都是巧手巧舌的妇女做的。她们一边干活,一边打嘴仗,常常引来一片笑声,辛苦的劳作也就有了点轻松。冬日的太阳便在这有滋有味的忙碌中慢慢地落下山去。

走进乡村的腊月,小时候那种纯净的喜悦又在心里复苏了,那种古朴的、绵醇的只属于腊月的味道扑面而来……腊月的乡村,觉得才更像个年样的样子。腊月廿八,家家就要准备对联了。这时,毛笔字写得漂亮的人便成了香饽饽。吃,乡下人一点也不马虎。家家户户的铁锅里终日冒着茫茫的热气。自家磨的面粉一定要留作过年,蒸馒头,做包子。豆腐也要自家做的,专门用来炸油豆腐。

到了年尾了,男人们找一个温暖的地方,喝一杯热热的老酒,拉一拉家常,心中就变得异常滋润。放了假的孩子们给宁静的乡村增添了一分喧闹。村子中,不时传出爆竹的声音,空气中散溢着一些火药的味道。那一声声的爆竹,催紧了年的脚步。

腊月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。腊月里,在清脆的爆竹声中,总有一支支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。一个个羞羞答答的女孩,在大红大紫中成了新娘。

在年轻人的心中,腊月,也许就是一盆冬天里的炭火,燃烧着激情和希望。对于那些漂泊异乡的人,腊月,就是一壶陈年的酒,陈而弥香。腊月,还是那些到了婚嫁年龄的乡村女孩的梦幻。

天增岁月人增寿。这一年的日子说过去就过去了。村里的人们,走上那座老桥,觉得桥还是原来的桥,河也是原来的河。年年岁岁,岁岁年年,老桥依然安静地坐在那里,朝看日出,暮送晚霞。村人明白,尽管总有些东西无处追寻,总有些故事注定飘散在风里,但内心积淀的那些曾经明媚的日子依然可以清香如故。

在故乡的春节里,我被浓浓的乡情灌得醉卧不醒。乡村的春节,从腊月一直延展到元宵,才会慢慢走近尾声。

走在充满人情味的村道上,心情也随着春天一样的灿烂。是呵,又一个明媚的春天要来了。

年夜饭

◎徐振宇

时近农历年底,一些饭店又打出了“年夜饭火爆预订中”的宣传语。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,很多市民为图方便、省心,选择在饭店就餐。面对“快餐式年夜饭”,我倒觉得缺少了应有的家的味道。

前些天,母亲在电话中问起要在哪边过年,我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回家过年啊。”回家,于我而言一直不是个问题。虽然我从中学起就过起了住校生活,但并没有告别大人的关爱,因为父母经常会带些好吃的菜来改善我的伙食;上大学到了异乡,学业繁忙,书信的来往也能慰藉我的恋家情结;工作以后到了城里生活,电话架起了沟通的桥梁,汽车拉近了彼此的距离,而父母在乡下所种的菜蔬稻米更是解决了我部分生活所需,让我不曾有过离开家的感觉。

又该回家过年了,我们为什么要忙于“团圆”呢?因为,国人都有着满满的思乡恋家情结,而回家恰是惟一的解药。家是身体疲倦的栖息地,心灵最温暖的港湾!正如歌曲《我想有个家》中所唱,家是“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,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她”,家是“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,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”。家就是人生的标配,在外拼搏的日子,无论吃过多少苦,受过多少累,都会被家人幸福的笑颜所融化。如果岁月不能慢下来,至少回家的脚步可以快一点。

除夕夜,你有你的心愿,他有他的念想。从政通人和、国泰民安,到事业有成、身体健康……从城市到乡村,无不呈现出一派喜庆欢乐的气象,人与人之间那真切的笑容,虔诚的祝福,殷情的期待……这一天,我们拥有一年中最多的幸福。

这顿年夜饭,是家在向游子召唤啊。这顿年夜饭盛满了家的味道,是一种情怀,更是一种文化!赶紧回家过年吃年夜饭吧!

启事

在欢度春节期间,本报2月8日—13日休刊。

回乡,过年

◎陈瑶

走得最快的总是那些逝去的时光,似水流年,匆匆而过,来不及细想,新的一年又悄然而至。

回乡下过年,还未到家门门口,就闻到了浓浓的年味。文化礼堂前停满了各式小汽车,都是回家团圆来的,游子们无论走得多远,也走不出内心的故乡。家家户户贴起了春联,挂起了红灯笼,门楣上一个个大大的福字,映衬着春节乡村风俗的热闹与喜气。孩子们更是闹腾,拎着一串串火红的鞭炮,兴奋地奔向大礼堂,“噼里啪啦”,响亮的鞭炮声传来,听得人耳朵都快炸开了,可孩子们却玩得疯狂,似乎那阵阵清脆的鞭炮声,会把他们沉积下来的所有郁闷与不爽都随之带走。

隔壁邻居,家家大门敞开,年货都置办好了,堆了满满一屋子。对门的阿婶家正在谢年祈福,鸡鸭鱼肉,五色糕点,井然有序地摆放着,正中间供奉着一盆大猪头,烛火燃起,香气袅袅,祈求着来年平安喜乐,福瑞绵长。看着阿婶阿伯

脸上洋溢着的笑容,忽然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生活,朴素,平实,温暖。幸福,其实可以很简单,一呼一吸间,能感受到一份安稳妥帖的气息便好。

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碌着,生炉烧水,杀鸡熬鹅。屋檐下挂满了鳗鲞、带鱼。道地上晾晒着一大盆酱油腌过的熏鱼,一阵风吹来,飘来缕缕鱼腥味,那是海岛人闻惯了的诱人之味。而此时,父亲正蹲坐在土灶前,烧火煮肉。每逢过年,家里都会买好几斤猪肉,在大锅里慢慢炖煮,炖得汤汁油亮亮,香气四溢,才算入味。记得小时候,家境贫寒,日子过得拮据,一年到头,只有过年了才有肉吃。那时,“吃肉”也算是一件奢侈的事情,父亲煮肉,我和姐姐早早地围在灶台边,待到肉香味溢满屋子时,我们早就馋得直流口水了。父亲每每回忆起几个孩子争着吃肉的情景,总会感慨万千,如今,生活条件好了,这油腻腻的肉都不要吃。以前,春节第一天,家里都吃肉汤汁烧年糕,

现在,都不敢吃了。反而是自家种的绿色蔬菜,备受青睐。暮色四合,院落里,红灯笼亮起来了。厨房里,母亲煎炒烹煮,忙碌不已。我在旁边帮衬着母亲,剥冬笋,择芹菜,洗碗盏……灶台的火烧得透亮,映红了母亲圆润的脸。母亲虽是一乡间村妇,却烧得一手好菜,一生所去之处,不过是院落堂前,田间地头,守着方寸之地,相夫育女,俭约素净。待到一个个时蔬、海鲜、汤羹新鲜出炉,袅袅香气弥漫开来时,厅堂里已是满桌的美味佳肴了。

岁月无心,人生有情。很多值得记取的美好回忆,也只能化为时光的印痕,轻轻放在心底的某个角落,不忍触碰。生命原本是一场旅行,总是在不停地奔走,穿过时光变迁,流转四季风景,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归宿,最后还是要回到生命的原点。

回乡,回乡,炊烟起,倦鸟回。

新年,正在门口等你!



王国海 摄

温暖的远方

◎应红枫

脱下沾满汗渍的工装

穿过腊月一路的风尘

再稳健的步履也显得匆忙

远方的村口

母亲的凝望是那本窄窄的日历

一页页记载每一个离别的日子

回家,才是给母亲最好的礼物

再拥挤的车厢

都满载着欢乐和期待

再漫长的路途

也流淌着祝福和喜庆

每一条河流

每一座山峦

都闪烁温暖的光芒

连接着故土新春的味道

在遥远的归途上

已经聆听到妻子的召唤

儿子调皮的嬉笑

如那门前的溪流上

流淌着的清脆的思念

再远的路,也要回去

再冷的天,也要穿越

那方温暖的故居

不一定豪华

却是无法替代的

让心灵安逸的地方

我的“春晚”情结

◎林兴亮

一年一度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从1983年开始,至今已经历了33个除夕之夜了,猴年的春晚在企盼中又将拉开大幕。

说起来还挺好笑的,想当年,我虽然工资收入很低,却喜欢赶时髦。上世纪80年代初,家里有电视机的人家非常少,为了“摆阔”,我居然节衣缩食,东借西凑,凑足了329元,买回了一台14英寸的全频道黑白电视机。当时,在我们这种小县城的商店,压根儿就见不着电视机,但我还是花了4.97元,买了一瓶“补酒”,托关系从上海买到了这台“家用高档电器”。恰好,央视春晚也在这一年的除夕之夜诞生了。风风雨雨33年,我搬了5次家,换了6台电视机,兴趣爱好也变了好多,但唯独春晚年年看,年年不变。不管你承不承认,春晚已成为了中国人欢庆新年的新民俗,成为除夕守岁的一道文化风景。

但是,近年来,春晚却屡遭指责,甚至有人撰文呼吁,封杀春晚。我拜读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,总觉得许多批评言过其实了。春晚冤枉了!依我所见,这就像80年代初,我拥有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,兴奋不已,而如今,看着客厅里电视墙上挂着的那台32寸液晶彩电,还觉得太小、太没气魄是一样的道理,那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,人们的眼光高了,胃口大了,要求也就高了。

说实话,处在一个娱乐多元的时代,靠一台节目让举国兴奋、津津乐道的日子不会再有了。事实上也是没有任何一个节目是能够让所有人都满意的,这也叫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吧,像我就不喜欢妻子扭来扭去、像背书似的通俗唱法,但自然有年轻人喜欢呀。

所以,作为观众也应该有一颗平常心,要把心态放平和些,设身处地想想编导们的难处,平心静气地想想千家万户团聚时演员们付出的辛苦,多一些理解,少一些指责。

至于主办者嘛,年年兴师动众去搞什么收视率、满意率的调查,我看也大为不必。反正约定俗成的春晚,国人不能不看,看后又觉得不尽人意,这就是近来不断重复的现实。你去调查有多少人收看,有多少人满意,是不会有什积极意义的。

可以说,不管今后春晚怎么办,她都始终会面临着众口难调而又必须尽可能适宜众人的两难境地的。当然,我们还是希望春晚的编导们,能不断开拓思路、大胆创新,贴近生活、关注民生,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,力争把春晚办得更好些、更丰富多彩些。

新年杂说

◎姚崎峰

新的一年又近在眼前。入夜,天空便不时有烟花爆竹飞响,平添了新年的喜气。农村有谚:十三祭灶廿四掸掸尘,一过,便是迎着大年三十除夕了。

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。过了正月十五,外地的朋友们已经在谋划着启程的事了。春运是中国大地上一幅波澜壮阔的长卷,几多艰辛,几多悲喜,不必言说。

回家的主题在网络媒体里预热,触动每个人心头最柔软的部分。原来腰缠万贯有时还不及回家两个字的分量。回家意味着父母妻儿,有熟悉的故乡村庄,有你脚下的路,如果要用一首歌来替代的话,王杰的《回家》,“我不在乎有没有梦里的天堂,握在手中的票根是我唯一的方向”最动人,某一时刻,可以连天堂都不要,因为家是比天堂更好更重的地方。

网络上有一道数字题,“你一年有多少时间能陪在父母的身边”,可能会算出大多数人的辛酸。背井离乡的人更有深刻的体会。现实无比残酷,纵然二孩政策恐怕也改变不了这现实的痛楚,唯有你用心用情用爱去化解,才可能少点遗憾。

你也可以静下来,想想这一年里,你收获了什么,你又失去了什么,你经历了什么,你又懂得了什么。也许在你最落魄的时候,你才会懂得真正的亲人朋友,你也才学会更加隐忍与坚强,而时间也将证明,所有的困难终将过去。看得见明天的太阳,你就是胜利了。雪后的天空更加明亮,阳光和暖,将一切的冷抽去。生活有时就这样,不必去想太多,船到桥头自然直了。

过年,最绕不开的是吃。过年还有什么能吸引人们的食欲与目光?“汁卤”是好东西,家禽生畜炖出来的精华都在那里,看起来油晃晃的一层,吃起来倒不觉得油腻,与年糕大头菜(甜菜)一锅,微火慢慢炖。大头菜的甜香,年糕的软糯,汤汁的浓烈,味全在不言中了。

海岛人家多鱼货,杂鱼干腌制的糟鱼,又是一道响当当的“压饭榔头”,取适量,置锅蒸透,鱼肉与刺自然化开,浆汤里有酒酿,鱼香与酒酿的味道相互融合,屋子里便有穿越鼻息的诱惑,筷子蘸一下就可以一大口饭。

如果新鲜的也吃厌了,你也可以试试“闯拢羹”,这在民间是有浑厚基础的,味道以一抵十。你不妨各取桌上的菜适量,加入一些白菜或青菜,倒在一起大杂烩吧,保管大人小孩都会围观。

说完吃再说说人情往来。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升,有些地方过年“掏腰”(人情往来的意思)的事也攀比成风,已然成了物质加精神的双重负担,如何才能让年不再过得累呢,在我看来,首先向那些华而不实的礼品说不,按往年的经验来看,它们只是人们手中的装饰,提来又提去,少有实际的效果,往往在第二年、第三年就成了过期的东西,不如给个合理的红包来得实在,想买点什么自便。其次过年以交流团聚为主,攀比不可取。

至于制造喜庆气氛的烟花爆竹,虽然政府也有明令禁止,但我觉得适当意思一下还是必要的,过犹不及,整出个满天烟尘,给我们头上的大气增加负担,也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。过年就是要转变观念,要过得健康自然快乐舒心。

儿时新年的狂野与喜悦还可追忆,回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入时光的隧道,想起曾经有过的,新衣裳、好“汤水”、压岁钱、“汁卤”年糕,走亲访友、爆竹烟花、婚嫁迎娶……

父亲写春联

◎乔兆军

大门上,在阳光的照耀下,熠熠生辉,很是气派,谁还费事去请人写春联呢?

但机器印制的对联总缺少了淡淡的墨香味,也没有了乡亲们聚在一起拉家常品春联的热乎劲,这让父亲很失落,每年父亲写完了自家的春联,就会拿着毛笔独自叹息一番,他是在怀想以前写春联的氛围和情趣吧。

离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。听到远远近近的鞭炮声在炸响,已到“奔四”年龄的老父亲,我掏出手机,拨通了他的电话。

“爸,今年就不要再写春联了,到时候我给您买几副回来吧。”

“莫买,只要我能动,每年过年我都写,一直写下去。”父亲说。我想,父亲坚守的是一种温馨感受,抑或是一种传统文化吧。

致冬日

◎张华

得我泪流满面。没有与你重逢前,我真的不敢老去。而在薄薄的冰层上,我看见自己一缕缕白发,正从黑色的湖面蔓延。

五

你的航线总是偏离我的方向,就像今晚我在浦江金狮湖畔沐浴着冬雨的寒意,而你一人在西湖断桥边唱起一曲婉转的恋歌。你最美的花期我错过了,我吐露芬芳的时候你转身了。一切都是上苍的安排,我们紧握双手,让命运的缰绳向着最美的阳光自由自在地奔跑。

我怎会如此迷恋冬天,就像迷恋你温柔眼神中隐约流露的那一丝哀怨,我无法抗拒凄美的忧伤,总在沉思里积蓄春天的娇艳。

小院里,腊梅正在飘送幽香。可是樱花已经落叶